

交大畢業五十周年

• 戈正銘

時間過得真快，自從一九五二年筆者二十歲那年從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，到現在已經整整五十年了。在這五十年中，其中三十一年在中國大陸度過，剩下的十九年生活在台灣。在大陸的三十一年中，除了三年在北京當技術員外，其餘二十八年都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。在台灣的十九年則一直在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任教。在大陸的三十一年，生活內容異常豐富。從三反五反、思想改造、反右、大躍進等等，一直到十年文革，幾乎每天都要使足了吃奶的氣力才能活下去。在台灣的十九年，生活內容異常簡單。十九年來只做兩件事：做研究與上課。由於內容簡單，在台灣覺得日子過得特別快。

筆者寫傳統詩已四十多年，頗有詩癮，值此「詩出有題」之際，不免手癢，做詩一首：

七 古

五百廿一年

弱冠吳淞辭東海，

擊石長嘯惆未愁。
書空無處衾衽裡，
白書已黃蠹難流。
百矢不貫金剛體，
俯鏡奚似歸命侯？
杜鵑吞血枝頭露，
懸腸草斷曷可留？
離闕金人倖未拆，
伍子待可見虎丘。
此世容有真美事，
黑白髮間奮索求。
自言澹泊如反掌，
不虞聲名喘月牛。
五百廿一非一夢，
人間只麼鴻爪悠。

一九五二年秋，筆者被「統一分配」到北京，離滬前特赴吳淞口向東海告別。那時少年狂態，以石擊海，對海長嘯，頗為惆悵。書空指用手指在空中虛畫字形，典出「世說新語」中殷浩的事蹟；杜甫也有詩：「數月消息

斷，愁生正書空」。這句是說，即使不說話，只用空手比畫也不被允許，只能躲在被窩裡書空了。據「玉篇」所載，宋代史籍經書原用白紙印刷，叫白本書，日久生蠹。乃改用處理過的黃紙重新印刷，可防蠹。此處喻歷史與價值觀已被徹底改寫、改變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流是求的意思，見「詩周南」：「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」這兩句指當時已無自由、是非之可言。俯鏡見潘岳懷舊賦：「仰睇歸雲，俯鏡泉流。」三國志載，孫皓降晉，封歸命侯。這兩句指文革中筆者被批鬥兩百多次，居然還能活下來，但內心絕未屈服。「述異記」說，懸腸草一名離別草。魏明帝曹叡欲將長安漢武帝所製銅人承露盤搬到洛陽。拆是分裂之意。中途盤分裂，銅人太重搬不動，遂留在途中；唐李賀曾作「金銅仙人辭漢歌」。伍子指伍子胥。虎丘在蘇州閶門外，相傳春秋吳王闔閭葬此。這兩句指筆者當時僥倖脫離，異日當可重見江南。待是將要、打算的意思。真美指科學與文學、京劇，這是筆者浸淫一生的愛好。至今除機械系的課程外，仍教「科學思想史」與「詩詞格律、品吟與習作」的課程。近年來筆者的傳記陸續列入美英多種世界名人錄。雖口說澹泊，心

中仍不免沾沾自喜，「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」，如吳牛喘月。「太平御覽四引風俗通」說，吳牛經日曬後會喘，夜間看到月亮，以為是太陽，害怕得也要喘了。正如筆者以些許聲名而自得。五百指舊時官員出行時前導的吏卒，見「後漢書曹節傳」。所以五百指跑龍套的角色。什一指十分之一，見「孟子滕文公上」。只麼是只此的意思，見朱熹詩：「浮雲一任閒舒卷，萬古青山只麼青。」五百什一就是五十。跑了五十年的龍套，在人間只留下了「悠久」的雪泥鴻爪。此鴻爪也許比真實的雪泥鴻爪歷時較長，但自宇宙之歷史（二百億年）或人類之歷史（數百萬年）觀之，不遇指顧間而已。末四句既是自我調侃，也是事實。